



五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二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序

賀制府晴川楊公五十壽序

是歲天下大計吏宰卿問吏治及時務便宜各  
以所聞而對其談邊務者什而六七八不佞所  
對獨未及此客有讓者不佞語之故夫自邊鎮  
而舉之若薊州昌平京師之所展 陵寢之所  
奠左而遼東右而保定爲之翼蔽以聯絡各鎮



近馭屬夷遠控驕虜其為形制固甚重也曩者  
匪茹比年為孽今夷不敢南下而牧馬虜之王  
庭其比徒日遠矣蓋宜

天子威靈如古方叔召虎輩有楊公為制府戚  
公為都護云夫重鎮而得重臣若此尚煩搢紳  
鯁鯁者哉都護聞之于客而移書不佞曰繼光  
從事行間每惴惴于旦夕茲且十年所幸脫于  
馬革豈將帥之能及部士之力哉所賴于制府  
者蓋非一二矣制府之初至也而備兵於永平

永平縮轂山海間以于垣為急務乃實經營之  
而屹然稱保障已遷巡撫居昔漁陽鼓鼙之鄉  
今而四境晏然釐其耗蠹而簡兵縮餉為額冊  
以示經費與民休息民之樂生翕如也尋擢制  
府而總四鎮昌保之 陵寢孔固 京師則有  
那其居遼左獻俘而奏凱薊門款塞而伏辜境  
內樂生者鼓舞而不變丘墟今立乎社矣茅茨  
今華其屋矣閭巷長子孫者為春酒稱兕觥躋  
公堂祝眉壽矣邊人謂 國家二百年來而疆



圍救寧未有如今日者皆享制府之賜蓋如上  
古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其嘉蔭之庇弘多不  
啻如甘棠之蔽芾所培植之下將吏各成其材  
幸因克成厥功而繼光尤厚幸矣乃猥辱大夫  
之過譽安敢以當制府之萬一哉不佞命客識  
之而益知楊公之美盛茲四月十有八日楊公  
之初度也轅門之觴者將因都護而旅進都護  
謂不佞知公因客請益而爲壽不佞知楊公有  
日矣公以關西世家昆仲甲科爲翩翩公子當

春秋鼎盛溫其如玉而汪汪如海卽初筮仕人  
器其有大臣之度嘗爲余浙守會稽及備兵于  
東道聞其已老于史事今之敷歷日久雖則五  
十而方逾壯其猶允稱元老不下于方叔矣卽  
五十壽不亦宜乎矧我

主上冲聖三壽作朋不日內召雍容 巖廊非  
社稷靈長安有應運如公者興哉故因茲而卜  
其肇成功而錫爾祉若召虎以世臣而揚王休  
稱



天子萬壽蓋未有艾也俾以多益孰大于是宜  
爲公壽且壽公莫如都護都護同公稱五十而  
少公數月耳比而稱之爲百歲人其所建立則  
各樹千秋之業而都護輒遜于公謂不足當萬  
一則公之美盛而傳非詩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烏足以當之乎客喜而歌是雅

奉壽大司寇尊師葵翁黃老先生序

先生丁年筮仕有聞問于海內而士民頌德蓋  
自長興始中行童子時先生進而教之博士則

連江黃公郡伯則長樂陳公而督學莆田林公  
閩中有四先生獨先生兼父母師保其爲誼至  
重中行不佞實徼而進取比爲閩邊守先生開  
府于蜀弗獲歲時稱觥于萬里迨更藩臬三任  
四載矣三先生之廬環省中百里許咸躬起居  
爲壽措紳以爲美事去先生十餘舍而竟羈于  
職守每當初度惟寓之歌頌將 觀畢而圖庶  
幾奉顏色爲驩乃轉江右則千里而遙矣茲過  
里中爲父老具牛酒問先生無恙則取醉而胥



樂子弟未嘗識者亦輒問起居狀爲其聞之長者先生每過黌宮而勸誘弟子員至於期會詞訟間亦寓意鼓舞焉故窮簷白屋今皆青衿斌斌然如此令長是四五十年來未覩也今子大夫久仕于閩何所請益亦可得聞乎中行敬語之曰先生自令長敷歷中外嘖嘖輿人之誦美盛不能悉數當楚蜀百越之士莫不稱先生藩臬政令比入長安黃門則稱在諫垣封事便宜當可否卿執則稱司寇無害一再平反丹書具

在甚得爽鳩氏法其履正奉公宜持衡以宰庶正業已交薦之輒請告而乞歸

莊皇帝初以耆舊起家與時相言不合未當引年輒致政今

上立五年言官請者數矣堅臥葵峯之下意甚適也杜門養重乞乞有事于著述不佞之所請業得說易及四書若干篇皆聖賢之蘊奧爰命錢人而公之海內矣諸弟子諷之孰非先生之教也哉父老旅進言我輩昔從長者爲先生享



堂歲時伏臘及初度婆娑而彩衣起舞今雖黃  
髮台背亦引翼如往時敢藉子大夫爲我輩頌  
之願百千歲以保我子弟無斁中行敬語之曰  
不佞昔嚴事閩中四先生者其三先生年皆差  
長而連江老于二三子長樂老于二千石莆田  
以都御史蚤廢起爲南司寇先生自載贄接武  
而登耳乞休輒起雖致政歸而安車之召旦夕  
且至矣然莆田將八十長樂將九十連江將百  
歲先生甫七十有二是閩之山川於寵靈獨鍾

則壽之所卜其未可量乎昔孔子爲魯司寇未  
幾退老于洙泗明六藝以淑來世於易三致意  
焉蓋道之所否故其嗣如綫天旣使與斯文而  
其消息盈虛同然也先生躬逢 明盛爲名世  
以大行若嚴氏之誅奚論少正卯乎維

帝錫命爰及任子故其奕世寔大俾緝熙于未  
艾豈非適亨泰之運而享維祺之吉者歟不佞  
觀古之爲丹書太公敬吉而昌阜其深易道者  
老聃得一而長生茲合而稱之庶幾足當先生



矣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先生之謂也  
父老咸悅命子弟識之中行介以不腆而敢告  
于敦史

奉贈左伯節齋劉公致政序

公昔參藩長臬于浙其芘不佞弘多乃自閩而  
江藩也不佞幸從如貫者三年矣今茲滿秩同  
寅將誦之不佞敢不拜命彼浙之輿誦不敢以  
薦聞考于江右當令萬安時鄉先生所記不過  
百里之澤爾今考之閩側聞林宗伯之議矣稱

公廣而儉直而清毅然負大臣望而以便宜入  
事請羣紳多以為難一給宗藩閩則無之茲自  
公至未嘗稱闕二裁冗兵公嘗數軍實閩之多  
衛既釐矧是衛之寡乎三以田賦亂于姦豪貧  
民之土日荒公均其繇役所復不出里戶丁糧  
闕一不兼姦豪無以逞焉四以溝洫多廢將濬  
其支流今自城內醜渠及境上陂隄罔不以時  
繕多公之畫也五慎選利權之吏公出納必躬  
吏罔騁其私而於廉能者則不歲更以表異六



請中府靡費收其贏以舒紂公則姑調緩急雖染人將作之需罔不共厥度而節蓄乎民力七行和糴利彼此公月平其價而以泉布名海內他罔弗利可知也八征僑居之民公令僑者必占數蓋自閩則然而行之漳南矣公之在閩不佞異事其詳不得聞今所覩記者舊於江淮濟川面佐二衛舟人賦來討其逋四十餘年公力請已之元年以上勿問有佐留都馬賦其直視此四倍今驛置既減一彼一此將焉用之乃

### 與之七留三計

上供御器及赫蹏之算當溢十二萬水旱頻仍長府告罄難以悉索于民請三年前者蠲之自是歲減四千留之以克

上供江右委積既羨則免徵一歲自是歲減不下五萬又蠲舊餉二十萬其膏澤之廣如此不寧惟是自給事中

先帝取內帑珍奇及司農積貯而上封事請止漕大帥賄權門論以蠹財長姦罷之慮瓜州江



南咽喉請建水門利漕及理財諸疏孰非有裨  
于國計今稍試而考成兩臺之薦進屢矣倘以  
鼎軸召不有欲廣德意乎公乃謝曰以臣之力  
庶幾報 國輒引退固不敢獨太夫人春秋高  
念先人墓地在東海上日夜思歸乃今得考倘  
拜 璽書馳及祖父于壠上乃御太夫人歸庶  
圖報于他日會有言者得致仕公年尙未六十  
也同寅謂公之賢勞方將經營四方奈何卽歸  
不忍別焉公御太夫人而謝曰不敏往拜諸大  
夫之辱得以奉老母歸藉餘力明農事母而終  
諸大夫之教皆  
君之賜其勞與否臣何敢知諸大夫別矣不佞  
歎曰賢哉劉公歸且息乎而召者且至矣幸善  
飯自愛爲太夫人壽

奉賀都御史潘公拜少司寇序

蓋自公起家而出鎮江右也閱暮中行至則聞  
諸士民之言矣或曰公旦夕且行于我其信宿  
乎或曰歌九罭者三年則於袞衣信宿今公幾



何時士民其毋恐哉乃暮而半以少司寇召矣  
士民將請留諸察則言不可留狀公昔司理九  
江以治行第一拜御史出按南海當代士民請  
留弗獲惟以生祠為壽比以經術督學三輔士  
靡然鄉風多擢至名公卿尋察舉第一而留為  
諸道長當考內外臣工罔不綜核中名實又留  
佐廷尉平為治河艱其選乃拜都御史出濟寧  
歸而再往底績尋歸復起而來茲

帝意蓋歷試之矣往歲寧州有寇聞檄即解散  
遂設守備控壓以犄角豫章保障為之孔固其  
防諸郡縣最著在保甲故吉安大盜剽白晝即  
為鄉兵圍獲逋魁李大鸞者亦就禽于鄉兵上  
狀嘉褒爰命海內是式令甲禁符傳他藩多  
阻格而新行泉布尤壅滯善更費獨公條驛置  
便宜蠲免編戶筭賦大半甚稱

帝意泉布則如流矣他藩多問狀而請赤仄之  
工以承式是行則罔不受公教江右本奧區其  
綱紀有成章焉稍規緒之較若畫一坐鎮之暇



載闢書院招諸生講業以潤色文明之治而  
列聖所歷試者既章章有成效乃今 簡在彌  
篤卿執則願虛席久矣故必亟召之奚待二年  
乎且公爲都御史凡一紀三任資望深而敷歷  
懋雖士民嚮德惟恐去之速薦紳論聞問則以  
爲遲遲乃今信宿豈非士民厚幸乎士民其休  
矣公可式適其行矣羣僚徵言爲贈以公舉庚  
戌進士今同舉爲屬吏且辱同桑梓則不佞中  
行無以辭遂述與士民言因僭効翼翼于公肆

惟 聖明在宥垂六年于茲矣百度惟貞四海  
丕變而有星象告戒此天心之所仁愛也

聖躬修省諸司悉飭將一切更新日貞太平之  
業故廷議徵公入佐司寇者毋乃仰體 德意  
好生而刑期無刑者乎在昔少司寇以三刑佐  
王訊四方一曰羣臣二曰羣吏三曰萬民觀朝  
士建朝之法九棘三槐公卿之位而羣臣吏民  
在其後則凡以訊者公卿耳目在也今司刑之  
屬雖廩廩三尺惟謹然多牽狃文墨而不通達



大體寧知周二千不爲多漢三章不爲少乎要在得情勿喜而誅讓以禮嘉石園上間使天下無冤民則貫城爲空刑措之象可致洪範德三在司寇尤不可闕公則有之平康正直剛克不吐柔克不如自司理廷尉固已稱平矣矧更內外臺而今之舉職何有初按行部旱禱如注多雨而祈輒晴甘露降于生祠治河冒風濤幾溺忽有樹挂舟免歸耕毗山山房產靈芝意堅高臥聞召力辭不允竟爲蒼生起乃今不可以答簡爲贈

奉賀大中丞新原江公拜少司徒督漕序  
公以大中丞開府贛州彈壓四省蓋三年報政闕下有平寇功晉少司徒仍兼都御史督漕淮上於是四省藩臬閫帥以下輻輳畢賀莫不沾沾喜公顧若不怡者久之部下吏一人進曰贛介三疆姦豪窟穴百數年來鄺氏黎氏陳氏張



氏五爲倡亂厚集四省之兵乃始殲之葉會濟  
惡五世根柢深而羽翼衆新建伯征黃鄉時楷  
之祖芳以鄉導倖免而其後遂謂莫府無奈我  
何驕悍益甚在今日則毒螫極矣公自履贛化  
誨招徠旣已離其黨與而扼其要害計出萬全  
分道竝進無亡矢遺鏃之費而百年之穴崇朝  
覆之若振稿然已而建縣設官比之編氓則習  
爽闇昧得耀于光明一何速也昔漢王然于風  
諭滇王入朝而勞深靡莫以同姓相杖不聽卒

勤戈船下瀨五將軍之師乃始懼伏然曠日持  
久勞費不少矣今公兵不血刃旬日蕩平功過  
漢遠矣乃今以少司徒治漕淮揚也御輕裘緩  
帶坐臥閣上春風自東南來遙望吳越三楚芻  
粟蔽江而浮銜艦而集六軍無脫巾之呼而萬  
姓有含哺之嬉公方率淮陽四部守臣與司空  
七使者北鄉頓首稱萬歲爲今

上賀公何憂焉部下吏又一人進曰否若知公  
之心乎今國家運道與黃河相直河自西北來



建瓴萬里并挾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不抵于海不止也自周定王時徙而南則已失九河之故道矣終漢之世徙者凡七雖以武帝雄才發卒數萬人塞瓠子羣臣從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置决口久之始塞則天子之壁馬式靈之而已人力終莫可奈何然此直治河害耳 國家借河而漕則不但治河之害而資河之利也數十年間遷徙靡定今自淮而北則多積潰而成溢自淮而南則或漲入而多淤縣官方仰東南粟數百萬而運道無所出蓋中外洶洶矣大氏順之則流壅之則决束之則疾分之則淤河性大氏然也故經義深河濬川而無壅塞之文引其所必至以濟漕之利避其所將决以遠河之害皆所謂因而利之之道也卽郭昌五術賈讓三策亦何所於施邪天下大勢譬之人身北媾胡南絰越山澤無賴弄兵潢池之警二三百里水旱之災猶之四肢之疾也淮河當天下之脊而運道則咽喉也寧可與治寇等邪大臣圖事



當爲後法而漕河大命利害縣絕其大者水不橫溢既不傷

天子昏墊之懷次者千艘從運道畢出無脊背咽喉之慮則大任塞矣若聽其所決而誘之無可奈何其漸必至坐散謀于衆議而莫執其咎則其勢必不潰于成主搬運則見以泥故而無奇議海運則見以鑿空而無益大司農程期急於風火臺諫指議窘如束濕而疏濬決塞又不可以簡率報功旦夕取効此之爲難可知矣公

之不豫殆在斯乎中行曰公之才略猶之聖醫秦越人也邯鄲爲婦人醫雒陽爲老人醫咸陽爲小兒醫術隨俗變而病無不起公爲州郡稱治行第一爲比部聲冠諸曹郎爲監軍叅藩監司百粵中則兵餉刑名無不辨治而重以軍功受賞及爲浙左右伯兼周召屏翰之勳比平贛寇設縣色建萬世策其功非淺尠矣庖丁解牛每至於族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止行遲用力甚微豈必醜髀而以爲難乎昔大禹平水土遂



總百揆而萬世來賴則平苗先之矣蕭何佐漢成帝業連籌決策功豈不多然必轉餉關中功稱第一而寵冠通侯矣

今上之所以歷試諸艱而知人善任蓋如此於是諸寮及僉曰貌言華也裏言實也君舊在方岳部中而于閩于楚兩爲屬吏習公深矣君宜以此言進乃授簡書之以行

壽特進大將軍戚公序

今海內論大將以公爲元老云雖年齒五十而聞望三十年矣自少小參寄所居視蓬萊海上有城郭市肆人馬往來狀輒大叫曰使吾當事其令人世若此矣人呼爲狂生而公不以世胄自喜登武科入京會嘉靖庚戌虜薄郊關司馬門器之命督乘埤有方尋領戎車出薊多暇而休沐于湯泉比歸守齊魯竝海而遷至都閩當浙困日本有司皇皇莫厝公叅戎事部天台赤城則每與客登臨而談笑以平諸夷移平江右又移閩中閩中夷陷名郡矣公盪平而留填焉



民祠事之多浙數十區家俎而戶豆者達于深  
林窮厓間公每登海上山賦詩于瑞巖諸區南  
粵東西以閩既平請公兼制之 命下亡幾何  
而召入京營既而以薊北戶薊靖則皇都重又  
出而總理總理之設自此始塞虜聞而遠徙三  
衛藩屬惟謹公初用車營又募江南兵教習邊  
人長技如火器之屬虜弧矢不敢威間伺塞外  
者問罪卽款伏乃修邊垣爲萬世規而闢鎮城  
爲式其幕府奕然百廢罔不舉卽中土名城未

有鉅麗于此督府諸公觀之歎曰茲其閩苑之  
游乎邊鎮安能有此哉而鎮人歲治墻屋稼穡  
露積云屯老者哺嘻而臥童稚不知虜狀

南兵復通百貨教邊人爲市肆其往來人馬如  
海上蜃樓中公暇則繕湯泉鉅麗可徹華清每  
引詞客賦詩若具闕珠宮中人是蓋邊關太平  
二百年來快覩矣公門下士布海內秉節鉞者  
甚衆胡君自浙從公之閩之又鎮閩一遵  
公遺筴稱爲麾下高第以公十月朔初度願請



余言爲壽余惟公自弱冠則若老成人軍中輒  
爲壽願公努力乘少壯以樹膚功公敬諾勉旃  
至三十而有樹矣尙未有胤子大人以罷熊爲  
壽公敬謝曰茲敢聽命于天旣而四十庶子三  
四舉則願其有嫡昔歲夫人以五十舉之于人  
世稱奇天之命公至矣自公先世如綫享高位  
不過閫使耳公總兵事旣十有五年

帝錫寵靈諸將無兩而蔭其弟亦副總兵諸子  
襁褓皆獲功蔭人倫樂事不啻足矣故神王情

皂治兵而及其他年力克壯如此於稱元老何  
有且公之生也魯橋異人預言之嘗有鍾老八  
百歲矣願乞爲弟子名曰長壽則壽可知已今  
之辭何以哉歲夏五虜闌入遼公養士十年士  
皆願一戰而未嫻兵事者不知收保重于首虜  
往往幸公再出奇以取封侯之業公亦將無願  
得當而賈勇以自見乎余則願邊疆長如今日  
無亡失而借公歷諸邊保障五十餘年營田塞  
下以取封侯乃請歸而從鍾老以傲游于蓬萊



之上矣

奉壽畫溪姚公七十序

昔公講業畫溪之濱余與臧原實兄事之原實少公七歲余又少一歲公皆忘年而友焉顧中丞善人倫賓公于其館視如千尺林堪大厦梁棟之用以余輩森然亦可列其後乃三人俱計偕以次而第進士公年三十六先余者六年余年三十四先原實者三年原實之年三十八皆翩翩而之四方矣比公需調余亦左遷歸原實

爲守陞臬副未任值逾艾不復年惟余兩人爲伍亡何又之四方公則之齊余則之荆之滇公旣高臥而余之閩今于楚越之交皆公宦游地去桑梓密邇挹遺風而追雅素寧非大塊之獨我勞哉往歲過里舍奉問起居每歎莫非王臣而得蚤謝事是天與之佚其多筭可知公當鼎貴春秋鼎盛夫人錢氏賢而宜子壯不御媵今則竝壽是天立厥配其多筭可知子三皆茂才爲國學弟子員承歡善養孫已九人日戲庭除



足以娛老是天錫以胤多筭又可知也則是三  
百昔余所不及今歲五月初度稱觴長公尤嫺  
文辭乃率仲季以請謂必余言乃驩側聞之里  
人言公多筭者率不出前狀淺之乎知公也夫  
天之所鍾非地弗植地之所植非人弗培三才  
者備筭乃無彊公先世樹德培之既久祖習堪  
輿卜世必大興至公長發其祥又益精其術焉  
且好養生家言壹以慈儉爲寶質行方正造次  
必以禮專氣致柔與人不安語當意所不可則

居約而達不易操與同郡陸司馬以進士共儻  
委巷羸馬更出入務名節相切劘爲部使者巡  
行東關條畫便宜甚具又之關中風裁益厲存  
大體而勤小物雖貢旃芻必稱

上意旨嘉其靡盬再借一年而校士得人多爲  
巖廊重其奏邵都護金廉直之聲震朝野晉閩  
臬副攝海防有功晉關中大叅轉江西臬長及  
左右伯皆敷歷有聲旦夕六卿可得也乃與中  
執法及部使者爭是非不少讓爲所中而調居



山東籍甚陞太僕未任遷京兆自起家而如轉  
圜政府蓋以爲德矣人言當往謝公以茲計吏  
方集宜遠避嫌疑以明政府之無私而亟謝奚  
以爲新鄭實嘆之以意示言官公聞卽乞歸休  
時年六十三耳今方七十蓋若艾年人也倘登  
三事可展四體尙未勞几杖之賜而乃屏居于  
故里蓄其餘力以精彭聃之術  
覽眺堪輿  
於以怡情適性行葦之維祺南山之保艾公其  
有之筭不知所止矣夫均是材也而松柏有心

焉其根深其理堅地方厚而天澤弘故其  
節而不改柯易葉且又免于匠石則自保其天  
年矣公之多節何以異此語以直木先君而公  
則旣免之謂今如松栢之茂無不爾也  
邪余本商丘之木當以不材廢乃破  
斷于溝中實不敢知公其爲何第顧中丞以及  
特聞者若以大年知小年余亦後凋而可與歲  
寒之列則姑爲公壽且將從公游矣  
壽張母太宜人八十序



憲副張君子登之按閩也寔奉太宜人就養舍  
中越二年丙子五月三日則太宜人八十初度  
也先是太宜人以年高思歸憲副君請入 賀  
壤汝南便起居得從容稱觴里中殆若有天幸  
云於是諸大夫先期從憲副君稱觴舍中而以  
酌者之詞屬不佞不佞嘗守汝南習憲副君及  
太宜人憲副君大父以貢爲高陵丞不受一錢  
所親從酒間微諷輒推案起曰吾寧以身爲若  
溝壑邪第遣其子今贈君從涇野呂太史游曰

吾兒得出呂先生門下寧顧貧哉亡何竟謝事  
歸詳具呂太史贈言中旣歸家徒壁立贈君一  
弟子員讀書窮巷落落不能視生產太宜人乃  
椎布操作供養稍稍備不繼則脫簪珥佐之於  
是高陵公由由然忘其貧而贈君得一意下帷  
文聲蒸蒸起矣憲副君伯兄前母胡宜人也五  
歲失恃太宜人拊而教之不異已出伯兄亦不  
知其母胡也舉于鄉爲郟城令清介有大父風  
概不快意輒拂衣去是時憲副君甫弱冠贈君



見皆太宜人則時時稱述贈君下帷窮巷時事  
勗之一日憲副君從友人飲被酒夜歸太宜人  
泣而聽之庭唯讓之曰唉孺子而忍墮而父之  
世業乎而父困數奇未及發爾兄發矣而未著  
天之所命在孺子矣而泄泄然沈湎是安如九  
原何其嚴蓋如此於是憲副君痛自刻勵鍵關  
謝客蓋三年成進士授揚州司理則太宜人又  
稱述大父推案時事曰一丞易與耳必抗節貧  
毋寧以清白爲兒曹地邪憲副君奉命唯唯縣

令某子甲以墨間部史檄君薄責之某子甲匿  
金酒甌中餽之謝不受按法褫職去州判袁某  
者袁相國族也憑勢凌轢細民竟繩以法不顧  
當是時稱清彊吏無踰張君者主爵以大中丞  
御史臺薦 召入復以前嫌得比部尋讞獄江  
西太宜人則又諭令寬大毋負

聖天子德意憲副君又奉命唯唯憲副君性固  
剛明乃其錄囚江西竭情致慎不遺餘力平反  
死數百人孰非太宜人所遺哉余又聞太宜人



以憲副君貴兩膺錫命顧折節爲儉屏去紛華  
及施予周恤惟恐不贍則太宜人開創者弘矣  
余惟女史所載如魏芒母之慈桓少君之孝雋  
母之勸恕崔母之訓廉夫豈不賢然千載一見  
耳乃若太宜人兼總衆懿弘施不價視諸母賢  
矣况有憲副君紹明而恢大之乎語曰沃地深  
耕歲入什倍斯可喻大矣則大宜人之壽烏可  
量哉是時右方伯靈璧劉公迎養太夫人藩舍  
中年亦八十此皆人臣所希邁而兩公一時有  
之非昔賢所稱有道之符而嘉祥善事邪兩公  
澤日益遠則母日益驩而壽日益無彊矣此之  
爲壽豈鞠脰舞斑者等邪於是諸大夫曰善遂  
操牘載之爲太宜人壽

奉壽旌表節孝郭母盧碩人序

曩聞有司請郭母旌今孟陬 命下仲春上  
兩宮聖母徽號 詔致粟帛酒肉存問旌禮其  
門翼月十有三日母初度乃旌而存問且觴焉  
母望 闕拜謝適余使至起居返命是日盈門



籍籍蓋曠典之幸覲也母初將避之爲有司奉  
君命不得已而成禮潛然與姑對泣客旅進強  
觴而辭之至再謂古是日思親不樂吾翁舅約  
昏姻旣孤乃字而教食之且脫于危難俾從仕  
尋卒而窶甚無以報焉吾姑弗能就養尊命屬  
娣事之三年定省弗躬心常縣于左右比歸而  
旌 命下爲格于有司當姑存未之聞乃今視  
昔如何哉吾爲冢婦憐林姑賢食貧而蚤寡未  
嘗霑兄之祿給叔之少也忍飢哺之長僅糊餽

而以兵燹卒不能周之如願非亡人遺憾乎  
今老少先朝露惟吾尙未亡且倍夫齒過之而  
抱曾孫有年矣未相從於地下者爲視子成名  
以報耳然子踰強仕不能承父業寔未亡人之  
辜敢孑然觴乎哉噫嘻茲母自道也余間之士  
大夫矣盧翁女多賢獨母歸儒宗翁爲諸生祭  
酒請有司旌其姑母佐壻登甲科以章其知人  
又嗣徽以旌不負其女訓且爲卜兆於右而翁  
名附以顯矣母爲婦卽佐負土葬舅卜姑兆姑



有寒疾背溫懷抱迨革而吮血獨以嫠褻事是而稱孝可謂曰難當夫櫬至車盤督郵逆閩督學將寘道周讓之母爲亡人故郎署令甲得乘傳矧先至奚讓焉督學壯而吊之母命姑請姑旌因益壯之爲請姑節乃以不朽矣孝孰大于是寔丈夫子所難也邑令憐其無居將毀叢祠逆櫬毋謂以喪爲利其如亡人清白何御史命周之族人冒請僧田則亟以狀辭官乃賻之葬卽十二兆待叔與姊林姑歸問而亡捐壽器

爲殯夫之孝友未盡皆可以無憾焉其敬奉遺書凡三徙以教俾子能鉞父藁而以文行著聞有司因知夫者衆爲俎豆于鄉賢皆母成其令名而子以錫類不匱矣若里閭誦義不能以悉數有三人附舟北征爲壞土貢自溺母亟命僕援之請夫爲之曲全戚屬訪夫者卒其弟求以櫬附而盜其遺貨棄之於中流母竟善護之且卹舟人旅櫬風波屢顛沛同鄉御史危之將捐其兩櫬而母不忍乃俱歸焉久之寇陷城全家



以脫江上戒嚴絕舟楫遇旅櫬子而濟波及鄉  
人以百數德之食報者廣也故膺盛典莫不頌  
禱千百歲而爲世儀式刑母則堅罷之以守未  
亡人禮卽儀式刑攸在矣嗣是起居其勿觴乎  
哉長孤遇卿遠宦次孤觴余初度因請更端奉  
母歡余惟母達大節蓋有古之道焉言行可著  
春秋則其壽爲無疆奚必更端以從孺子驪造  
卿幡然拜教書之以謝觴者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二終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三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序

陳山人達甫集序

余嘗讀陳山人達甫自敘云西游三晉涉黃河  
登太行俛視中原卑如培塿乃始悟文章原委  
猶河出崑崙嶽宗泰岱也豈不稱瓌瑋絕識哉  
及扼腕知已乃託喻科斗謂蒼頡典文冀幸一  
遇俛仰古今有足傷心流涕者嗟乎萬人流之



一人援之亦已難矣况振希聲於末俗如山人者不尤難哉新安舊稱鄒魯於文學固天性然明興學士大夫猶沿習宋儒遺論而憚於修辭至程太史氏以金馬俊才然亦莖莖藻飾舊習歛稱詞宗而李獻吉崛起北地復與江南踔遠故操觚之士墨守林立莫可誰何山人一布衣爾乃力排羣疑發憤千古斯其勇鯁貞育哉今觀山人所爲詩文若干篇雖不能盡離津筏而體裁宛密藻績繁富識遠表鉅以開作者之塗可謂大雅不羣者矣雖高自標植傲睨一世非過也且今山澤濡毫之士豈盡乏乎然往往視爲居著而駕說四游釣奇賈譽故業率不精山人雖好壯遊乎然爲人嶽立鵠視思深而氣沈世俗之好蔑如也日下帷窮巷雖王公大人罕見其面屹屹誦習至白首尤甚其精蓋如此其博綜邃詣要非苟然而已也余自束髮慕山人及北遊燕會江君民璞方君定之汪君伯玉竝新安名士無不推重山人於是余愈益慕山人



及余使南都則首訪山人而山人顧先已心折  
余二三知己曰俾有守蚤遘諸君何至興歎隆  
古也是時山人年六十餘老矣猶自疑其平生  
乃懷草輕千里過箬下就余商確屬銓序云夫  
山人以獨身起草昧徑攬超濟敢任不顧何其  
壯也及文成暮齒名著羣賢乃復折節新知虛  
懷交警又若爽然自失者余嘗病披靡之士既  
不能自振及矯抗敢奮者又傷於自用故道之  
極軌鮮有詣者今山人之爲心如是則世所稱  
難於山人者詎獨文章而已哉

黔南類編序

漢之黔中滇爲寵王初往賓之兩司馬張騫王  
褒爲使各嫺於辭令滇閉昆明不知漢廣大而  
風諭不達辭令之施亡當矣故定以兵威從其  
俗以長之至文齊起陂池通漑灌以墾田率勵  
士馬而修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王阜始興  
學校漸遷其俗僅有昆明許叔入中國授五經  
歸教授郡中竟未能疏述不閉眉爽闇昧得耀



于光明如司馬檄所云自唐以降胥而爲夷矣  
明興統一德茂于漢立學官弟子使比于列藩  
然尙鬱滯不寧無以章明計偕之盛陳公督學  
躬爲之則多方不倦故斐然丕變登南宮第不  
下於中州而其土地水利荒蕪壅闕兵馬障塞  
多不治羣夷朱甚和集如故公爲方伯乃審便  
宜興革之鉅利病之細疊疊風諭深切著明必  
使其咸如指曉而于僚屬各傾肺腑責善而俾  
稱厥職當引大誼明若否於中執法不少避其

奏記諤諤如也雖藩鎮之彊恃其先有寵王而  
蕭牆之內其爲堅冰也大矣公托爲部中安攘  
計雖于土地水利罔不舉而兵馬障塞罔不備  
以先伐其謀爲禮可以已亂條畫之甚具未嘗  
形諸聲色其忠厚達國體如此故自公爲臣將  
三十載辭令之美亦旣富矣而其言信功見鑿  
鑿裨名實或以方諸漢臣其不在茲乎嗟夫在  
昔 今甲方伯爲藩臣長以拊循其民間遣部  
使者脩慶讓或假便宜于中執法藩臣之職固



相爲重也比諸司尙退讓之節至不敢與引當  
否其於藩鎮則謹避之是法擁格而勢日削矣  
顧獨于民崇大體聽守令而視其成惟出納如  
有司而休戚在錢穀則不屑問其故豈不博大  
如拊循何矧滇去京師萬餘里宦游視若投  
裔每自憫其爲勞人所治勞浸靡莫之屬率鄙  
夷之不爲理孰肯爲之諤諤者乎古方岳之臣  
周之仲山甫尙矣公乞歸錢塘余稱其明哲似  
之今所覩記則不如矜寡不吐彊禦公亦何讓  
然非古訓是式其何以有此故編之以訓有位  
凡百君子聽之哉

瑣闥管見序

許伯雲由分宜宰召給事中見罷或云其罷以  
分宜也分宜自有相國當路三十餘年宰必由  
之品隲所黜未必盡所忤所遷未必盡所悅必  
有假而掩之者耳彼一時也各猥隨其毀譽毀  
日淪棄譽日尊顯迨其敗時不問忤與否而黜  
者多錄不問悅與否而遷者多罷天下薦紳大



氏然矣夫臣命于君安所避之命之分宜則分  
宜往然既有相國又有胄子焉云不可使得罪  
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分宜之謂也仕者畏  
之矣伯雲之才利於盤錯不吐不茹以守其官  
固以分宜召非分宜其能弗召乎召輒上封事  
又非不得其言乃不久干瑣闈則有故而去可  
知已是去以分宜伯雲何與焉故其慷慨自若  
門不謝客尤與余及王元美善每斗酒相勞酒  
酣輒談時事纏纏可見諸行其瑣闈所集安足

概之哉嗟夫彼至人者五就三黜皆所不辱如  
斯而已矣伯雲善自寬固余所知者獨怪古之  
立賢無方而鄉不以惡廢卽分宜以相國故伯  
雲何可廢與時南昌余德甫亦以胄子妻黨去  
雖有彌子瑕其奚傷乎季路故汪伯玉爲暴不  
平將使德甫有辭于後世竊以孔門之徒多仕  
爲季氏宰季氏問從政孔子各稱其所長仲弓  
以德行聞不以此廢南面求也鳴鼓而攻尙居  
政事之科今宰爲天子吏視之家臣何如而不



問賢否輒以分宜去何邪且余與元美皆相國所不容者余不足道安能爲之辭卽元美善伯雲如故其不爲相國也明矣使其時伯雲得免所稱載表見當不厯厯若此故不具論其封事而詳其封事所由罷

### 旅燕集序

歐楨伯將之燕訪余汝南郡中乃謁何仲默祠尋李獻吉河上草堂過謝茂秦于鄴下居燕吳明卿至與游余以待謫公車讀其旅中集將序之未遑也其爲江都文學王元美過之有浮淮集而爲之序所集宗子相輩十先生則李于鱗過而序之比入金陵采

世宗固實有輶中集序則介紹于汪伯玉當余過之請曰大任不敢忘羈旅大夫毋忘公車余其何辭于燕夫自召伯啓封爲天府之國國風以召南名者率江沱之間爲什而其遺風徒雄于戰國說士有蔡澤之屬蘇秦鄒衍爲旅策士有郭隗之屬樂毅劇辛爲旅遺辭往往可觀其



詩固無聞也今多悲歌之士蓋自衛荆卿始然其所過固有目叱之者矣獨燕有處士先生善之他則屠狗擊筑之流與和歌市中相樂而爲酒人游耳其歌于易水爲變徵皆垂涕泣爲羽皆瞋目髮指冠此俠風也北鄙類若此矣漢僅有韓博士詩而淮南生受之唐後漁陽上谷悉胡虜鼙鼓之音至爲遼金元所都中原不幾絕響乎故雖明興由明經貢闕下游說之策旣絀亦垂百年乃興李何爲之倡三河齊魯及江淮以南和之而燕乃有聞蓋旅者盛矣至于南海去江沱益遠當

世宗末梁公實黎惟敬以旅燕名今有楨伯沈深好書盡與賢豪長者相結不讓于荆卿顧鄙其劍術不講而所過傾蓋者衆以善聲詩講業于學士先生其委蛇嘯歌庶幾召南之風乎嗟夫今列國不貢詩旣得士如楨伯使登黃金之臺而居碣石之館官商協作則雅頌可興乃爲博士以詩友教列國竟棲棲一旅人耳其於楨



伯何哉幸

主上明聖二三大夫方修雅頌之業而召楨伯者或有矣

閩中十子詩序

今洪永之世閩中有十子而皆以唐詩稱多元之遺才也夫以十子者而名詩于一郡不尠矣然其詩名者蓋或概見云彼龍池孤鴈林子羽之所爲名高乃不見於集此何以稱焉高彥恢品彙唐詩而得正聲庶幾近之海內翕然爲宗其序本稱引子羽豈多所取財者乎然彥恢與安中景明以詩締布衣交故彥恢稱漫士安中稱樵者樵者漫士皆典翰林籍而漫士能作無聲詩是以偏師善出奇樵者六十餘老矣且試詩高第矍鑠哉景明累辭薦辟其讀陳搏傳云大明已照臨一笑歸華陰以搏同姓寓言言遜而中清竟結社自老士各有志如此孟敷父總管與鄭孟宣同幕于行省孟宣用擊劔名自亡命而歸折節至助教總管強詔不起引决孟敷



達節出授檢討當其與安中纂修永樂大典同  
爲解縉所引重安中無恙歸樵孟敷矯矯坐縉  
黨死其自誅何悲也時修大典稱閩中三王而  
孟敷中美克總裁中美至修撰閩志志之儒行  
其詩視二子何如哉然閩人言詩者率本之子  
羽子羽起家訓導爲膳部郎免歸使其門生二  
玄問晉陵浦舍人所爲來得詩乃見而舍之浦  
名因以籍甚不但閩中本之也周玄徵爲祠部  
郎揭天謠諸篇喜爲長吉語於師聲稍變黃玄  
移家自將樂入閩中終身嚴事其師而老於訓  
導其云望闕無知己歸鄉愧不才閱其學之窮  
也豈以郎署而爲達乎同二玄及門而見姓名  
者六亡傳乃若按察副使唐亨仲少與同郡黃  
濟爲詩友濟亦不列十子間則閩詩不啻十子  
也已此十子者一以歲貢二以鄉科而進士一  
其不爲元布衣而從薦辟者五乃後閩中有三  
君集郎中鄭君繼之主事郭君子長及布衣傳  
君本虛然鄭郭以進士著傳視景明爲難彼時



游揚者衆也而此則薦辟不及矣余初至閩中  
有三生以詩來謁袁景從馬用昭及子長之子  
建初皆與木虛游者乃知有十子集將選之未  
暇也建初就余學詩僅貢如黃生北上故屬之  
兩生稍選傳於世閩故多才諸生亦謂之概見  
者非邪景從以鄉科而未進仲亨第用昭以任  
子游太學孟敷中美之科未舉也皆翩翩然而  
鬱滯能不於十子有感乎倘薦辟之典行亦豈  
無庶幾諸子者今曠典不可復卽科貢太學生  
寧不可拔一二以窺中秘者歟乃建初謝貢籍  
歸適兩生因之請序余重有感而論其世

沈純甫詩序

世有吳明卿焉司馬相如之倫也相如過臨邛  
令一坐盡傾奏琴爲鼓一再行琴心固有在令  
亡當于相如相如故于令亡稱沈純甫爲番禺  
令明卿稱其詩引郢人爲序雖無長語心獨摯  
焉嗟夫純甫或當明卿矣南越近海多犀象璠  
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番禺其一都會也在尉



佗時越中亡可與語得陸生不啻重寶矧明卿  
之過純甫乎日者彼且以音相尚梁氏擅其宗  
公實最著思立輩翊之亦有二三君子嗣徽而  
起純甫尤善倡和則可與語者不啻犀象璆瑁  
珠璣銀銅果布之奏矣奚事他求而及不佞思  
立與不佞同官言詩及純甫曰大夫于越昔善  
諭指南越者嚴助也以言楚詞薦買臣買臣安  
足當余今大夫其幸引重之乎不佞謝曰嗟哉  
助之闕于聞問將引重而竟繆辱耳彼臨邛令  
敬相如相如乃以令客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  
滌器市中而辱臨邛尉佗當陸生報使因獻天  
子曰璧翠鳥犀角紫貝桂蠹生翠孔雀未聞遣  
一使如生與俱生因獨博千金裝而去番禺令  
有梁氏及二三君子令不下堂可鳴琴治矣是  
令重公等公等亦爲令重明卿足重郢引郢人  
則爲知音不佞安能重于越而敢猥辱純甫乎  
思立喜曰是固重余令矣

姚江邵公去思卷序



漢重邊守以兵事爲職今之爲守所重主餉耳  
東南承平視民嗷嗷以姑息竊譽疆圉往往不  
治邊海且然何有于負山毋論兵弛雖餉日詘  
有警輒蓄之至民患孔棘乃知譽爲彼竊而毒  
則我貽也復急繭絲不遺餘力孰爲圖保障而  
任慮始之難者乎邵武思公祀于郡名宦光澤  
泰寧二邑則有特祠當流寇後聚落爲墟無城  
之邑荼毒尤甚其苦兵與寇等供億至煩瑣賴  
不擾而給四境旣受其賜稍與瘡痍休息可耳  
亟于垣以公帑而佐之甫竣寇至保民之德甚  
大光澤郡西北戶當江閩之交入閩茲爲奇路  
障之則郡以固矧泰寧壁其前以扼于上游功  
在全閩不少獨二邑思之者乎余昔爲汀長汀  
附郭外非若二邑去郡而遙也聞昔將城之者  
議以閩縮波數郡不雄千艘于海上而連百雉  
之山城何爲哉議者去寇遂入非余竭力長汀  
不保將圖之以覲輟是後始克有城孰若排衆  
議而躬成之如公者嗟夫韓長公治城郭收租



稅吏民敬畏去以放散官錢及治飾兵車當坐  
黃次公得吏民心以發民治馳道騎士諧北軍  
馬不適士効乏軍興連敗二公漢治爲最其教  
化不下文翁或罪其僭及以僞損故獨文翁有  
祠于蜀焉不知習武動衆自古難之矣余署學  
政從吏民請祀公亦以有保障功而民百世德  
之匪但文翁修起學官已也今觀學士所誦公  
者纒纒益有以知公其文雅亦足多矣

太宰李公羣玉樓稿序

公稿序者數家大較可槩見矣余初讀之輒歛  
獻焉往余將對公車故司空劉公寓書于公公  
所最知稿之首傳坦上翁者也至則公爲少宰  
乃不以書謁當庚戌進士其題名記屬公颺言  
上德至恭慎矣而勉我多士毋曲學溷身圖貽  
國患苟可奠安 宗社杜遏奸萌必孜孜思自  
効與多士相激昂焉余觀公自中秘爲部郎而  
上書疏一何偉也左遷外補所至風裁每哀古  
人著節或心蹟未白而輒得奇禍或身先隕越



而志業未竟惟揆樹立之嶮岼縱壘醢其奚歎也於我多士豈虛語哉比爲太宰余司比部部郎宗子相俄調考功不自知其故公以南畿人當調獨此郎無關說耳余最知子相益歎公之爲端人也于時受

上特知恩數至渥當元老匪人宜有補袞闕所賴乾綱獨斷國鼎重若丘山亦宜重大臣之體而保明哲庶幾夙夜以全

主恩也故行危於所職不敢以彊禦談

上於表頌之言無不柔嘉以恭慎而遜于盛時意豈不深遠哉乃若稱引異代皆唐漢英主古之對君奚翅以此而無罪且褒况筴諸生乎及邪正之辯亦相激昂如昔所撰記未嘗不爲上嘉悅矣以此中奇禍則公無他可知已余當獄詞以天威有定當式敬以竢堅執毋敢文致上怒未解幸以律無文不深罪比部典司奇請他比而公尋斃于獄余外補且左遷彼譖公者其禍旋烈是



先帝之天定矣奈執事無敢言者故雖暴於海  
內而未卽白 聖明而疏之所陳情寧知其湔  
洗于

嗣主哉此別稿發憤而作魑魅傳敘大盜始末  
歸咎罪魁數人焉豈以委質致身不幸隕越虜  
醢已矣猶恐有貽國患其斯以爲絕筆乎乃奸  
萌卒杜而 宗社永安九原之憤庶幾可以少  
釋而遺稿若茲亦足徵志業之不朽也後之三  
讀者猶歛歛否邪

重刻李滄溟先生集序

夫文之所盛其由來也尙矣唐虞之際如日登  
曲阿夏爲之會桑商爲之衡陽而周爲中天之  
運豈不郁郁乎哉迨風雅變而日斯曷至于春  
秋文在素王爰集齊魯之士四方靡然從之用  
晦而明亦揮戈之力也第返景所照漸于下春  
縣車戰國僅如長庚秦火則薄虞淵矣漢建元  
輦爲月出之光倬彼雲漢三五其章衆星麗之  
文亦爲盛東京而魏而晉則寢明寢滅唐復霍



然宋漸不振胡元蝕之豈曰不極然淪於蒙古而拂扶桑間有啓明者出 國家斯如長庚而旦矣百餘年來愈益斌斌李獻吉輩幸際其盛亡慮十數家軼輓近而力修古詞然其旁引經術尚稱說宋人若功令亦有力救其偏者而于修詞靡遑焉習流日波余不敢知乃有不與獻吉輩者知其異於宋人者寡矣

世宗壽考作人綱紀文學之士而金玉其相追琢其章滄溟之間李于鱗其人也雖齊魯之文學其天性固然所以得就于大方非固縱之多聞者乎自髫年與今少保殷公輩游鄉人率目爲狂生乃輒以古人自許比講業 闕下王元

美與余輩推之壇坫之上聽其執言惟謹文自西京以下詩自天寶以下不齒同盟視若金匱罔渝或謂李氏之在于今豈下漢司馬者哉司馬攘臂而馳李氏亦接踵而起者也于鱗則曰擬議成變日新富有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少保以其詞賢獻吉且又不獨爲文



士豈如其詞也者而於獻吉是賢乎元美傳之  
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有味乎言矣  
嗟夫自唐虞來千餘載而周以文盛變于秦乃  
漢來其孰如周胡元之變也甚秦豈日息于淵  
谷乃朏于大明繼周之文其在茲乎李氏嗣興  
倘後死者于今爲烈則聞于鱗起者居多矣于  
鱗且願杜門加我數年如獻吉材具而賦可以  
敵相如事具而記可以追于長尋陵而上之取  
裁于六經其志甚壯蓋駸駸乎未知所稅駕也  
乃辱以晚成屬余敢不岌岌乎故尚論千古直  
將且莫遇之自漢而下千五百餘年擅不朽之  
業以明當日之盛孰如于鱗者所成不旣多乎  
哉張肖甫序其集旣具余爲之重鋟蓋有感于  
鱗應夢日之祥而生故揚摧以此然則是集也  
適貽右文之日不將郁郁而于斯爲盛者乎

史記百家評林序

今夫史者其得失之林乎百世而上評于史而  
史則評于百世之下史何容易哉甚矣其評之



難也說者以古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爲  
尚書事爲春秋司馬遷兼之故名曰史記而評  
之者亡慮數百家夫易始庖犧詩逮列國及禮  
樂之治神人何者非事何者非言何者非記而  
不謂之史故易長于史詩陳于史禮樂詔于史  
老聃居柱下夫子就繙十二經經藏于史尚矣  
第聖人所刪述者則尊之爲經寧獨尚書春秋  
乎哉卽以史記本之尚書而詳于春秋其亦矣  
遷之所以作乎始以春秋言之其爲一代得失  
之林經夫子所筆無容于評矣而其所削若左  
傳國語乃盛述于世爲史氏之宗雖言其得者  
十六七而言其失亦二三要其不可廢則與春  
秋竝傳矣蓋其所述者列國而非一家之私也  
史記所采其事其文戰國以前非惟孔子所不  
取而傳語之所遺者皆窮搜而博訪傳之以年  
語之以國而論其世各得其一體遷則勒而爲  
五以訖于天漢固有殘缺大較其體備矣尙未  
盡善雖不免于有評而稱其盡美者亦不能無



盜詞乃余之論則頗異于諸家遷之自敘遠追于二正近承乎五百而紬石室金匱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而自任見于言表何其狂也六藝各爲一經夫子且述而不作遷各序其所長乃獵涉其事爲三十篇成一家之言協異傳而齊雜說將盡三千年事以俟後聖君子不自掩乎闕如何其簡也若在孔氏之門其亦裁于進取之列矣乎蓋其亂臣賊子作夫子志在春秋上行天子之道以知我罪我自任文成數萬事指數千褒貶於一字之間而游夏不能贊者其義則獨取非槩因乎舊史也故本魯國一儒而遷爲立于世家其曰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其志可知已又以言六藝者必折中於夫子其義可知已乃志繼麟止則上歷於皇帝而變其編年各自以爲義前無所襲後以爲法而與左氏傳語皆爲百世不可廢非命世之才其孰能與於斯余之所與者志也義也而才非所論矣彼狂簡者其才不庶幾哉譏于鄉



原而爲其所短裁于聖人則必有所長要之于  
猥加一等矣遷實史之狂簡而班固又其次也  
史記體裁旣立固因之而成書不過稍變一二  
誠易爲力者耳其時諸儒鑽仰訓詁承爲集解  
至二十四家而史記解釋者少歷代之宗漢書  
至宋爲尤盛其宗史記者乃始盛於今之百家  
然二氏皆良史才而其得失靡定者蓋各因時  
所向而資之近者爲言耳若夫卓然揚扆之不  
但論其才則余不佞竊識其大如此吳興凌叔  
際之爲評林何爲哉蓋以司馬成名史而必推  
本乎世業凌氏以史學顯著自季默有概矣加  
以伯子所錄殊致而未同歸叔際按其義以承  
先志集之若林而附于司馬之後觀乎所裒次  
其才可概見已使紬金匱石室其自成一家言  
何如哉茅順甫旣詳序之而余則與其大者矣  
顧余嘗有所評叔際未之及知乃引其大都于  
端亦以備百家之一云爾

臨汀志序



嘉靖丁巳公爲臨汀喜其簡僻且山川甲七閩  
第繙往志文獻多闕而靈秘久闕不概余心甚  
矣有疆事專入 觀俟歸而亟圖丁外艱不果  
閱十七載潘公爲之集八邑之成謬取裁于余  
適司藩臬鞅掌未遑也福唐郭生造卿世嫻閩  
中故實頴屬之執簡以計偕力辭命其家弟復  
暨郡黃生稍釐次之寓之于都下余從史之爲  
其史才當海內大方毋讓可甲七閩而已乎郭  
生以未躬覽有難于踰度且乏佐史豈堪獨任

况閩之乘咸託薦紳敢猥以章縫輒承海內下  
風哉余謂百國春秋未必周流歷聘左傳南史  
之徒各能自立不朽而權予奪于諸侯非魯之  
素封者乎子何避之深竊以爲過也郭生乃諾  
更銓勒之公車旣富載籍又從學士先生游旁  
紬金匱石室而蒐輯有緒矣潘公遷幾輟季公  
嗣是舉同余入 觀速郭生就之因余轉江藩  
遂先下榻商確而告成焉夫諸名家地殊簡僻  
代沿文獻其質甚具受而采之蓋易爲工耳追



昔作者局繩墨限見聞非通義也茲視故帙言  
芟什八事倍過半其體法古而旨達今一矣叢  
爾區域遙分星土幅員四表置若絕幕茲詳災  
孽尤於輦運無遺變及揆形制兼乎控帶無遺  
險以之稽時籌勢目擊而掌指二矣凡尚緣飾  
者儒藝雖優吏治則爽而無裨于便宜惟茲謠  
俗化條祀戎食貨一切政教可按而舉至簿書  
伍符歸之章程典雅三矣監部以上支郡弗載  
弁髦介冑嚴邑亦然茲以保界綰轂兩鎮衛所  
具峙竝策勛戮力嚮佚編錄勸勵無徵乃文武  
備則民社重四矣人倫舊貫率忌矯正或誤傳  
而專信或失考而羣疑有盜爵土以濫褒有殉  
封疆以誣貶名實之鑿莫茲爲甚乃毅然獨斷  
以定權衡五矣視之大方不以異乎他采衆長  
亦寡同科蓋博物游於上國直筆秉自專門翩  
翩奕奕其孰與京誠周行之人士象服之冠冕  
也汀其可藉重以聞於海內矣寔惟兩公賢爲  
郡圖千秋之業百爾君子始終斯美余觀厥成



何幸如之郭生往視汀梓用序爲之先驅且憫  
父老子弟以對于山川云

古文雋序

代作

夫古人味於文而今味乎古之文也作者千百  
載而選者百十家矣非雋不來非來不傳自六  
藝而下至於宋之大方余錄而篋之行部頒其  
雋於澤宮咨爾多士共知雋乎今夫太羹玄酒  
賓祭陳而不享爲存其制非適口也雖厭膏粱  
者或甘薇而旨蕨語之食醫食醫否否爲克四

體而澤膚髮非佐之以殺截惟山澤之癯則然  
耳故饌人之尸饗水陸旣瘁矣膺也臙也臊也  
鬱也腥也漏也尾之不盈握也則具體去之而  
鼓刀負鼎不齒焉鵠鷄之胖也舒之翠也雞之  
肝也搗之奧也鹿之胃也狼之腸也兔之尻也  
狸之脊也豚之腦也魚之乙也鼈之醜也狗之  
賢也則去其一體而鸞刀負鼎是節焉乃品其  
雋者博碩肥膾之咸備或稌而宜之或黍而宜  
之或稷而宜之或麥而宜之或苽而宜之四時



之膏咸宜可以羞王公矣猶有以爲常珍而非  
適口之極也必嘗以易牙而合以君卿狸取其  
脣熊取其蹠駝取其峯豹取其胎豎象取其約  
竭九州之產羅萬選之羞是雋之雋者天下至  
味在是矣且薦之以蜃盤承之以雕篋御之以  
醇酎侑之以工歌其悅口何如而况悅心乎乃  
學士之執其何以異于是故非炮非炙以旨以  
甘蒟子取之號其說而余取之名斯文

閩中郭子長集序

余攝督閩學從福唐令請而祀郭子長於鄉先  
生祠司徒馬公素重爲茲幸况教云嗟夫子長  
傷哉貧也初授刑郎踰月而卒自舍歛及蒸嘗  
皆吾黨存之豈非廩廩君子者哉第今舉祀者  
多非尊顯不與且問其後何如子長之孤藐然  
耳雖令不淹清議微大夫孰從之昔則不敢請  
今敬爲之謝焉余爲刑郎去子長一紀聞其力  
疾按貴人獄因以轉劇而沒賴公乃歸櫬而知  
其清白吏久矣又二紀至閩視有司祠狀及詳



公之所爲傳而概其大都云夫漢武虛閩越而  
獨祀武夷君神之所通者遠矣延津何以有劍  
自張華補令而求之豐城者也今福唐令舉子  
長不佞覈再三乃祀是謂之有司慙古人遠甚  
敢辱明公重公竟爲再拜以子長少孤力學經  
術蔚爲儒宗比觀吏部政攻古文辭侍郎南海  
霍公郎中西蜀任公皆其舉主喜與道古乃狷  
而好脩輒逡巡引避所與僅吾黨數人故其撰  
述尙有限且棄于中道蓋深惜之矣敢語作者

之末大夫其謂何哉余謂子長體未具而篇獨  
至詩章爾雅庶幾晉魏大曆風文則駸駸兩漢  
尤嫻于史詞卽其男兒行及地方議固卓然嚮  
往將爲天下士雖于北地濟南不獲先後其時  
然視其時蚤世者當不下於吳越間譬則石函  
旣出華陰之土未致但拭于西山北巖其光芒  
亦已艷發幔亭之靈蛻固非控鶴騰空其楫檢  
旣領于祠官則乾魚必書於太史矣公乃屬訂  
其集余嘗攜之行篋比 覲入都門其子貢士



造卿又進福唐古史閩中文獻攸存脫藁僅十之二適歸時嚴乘傳旅次不煩應酬輶焉舟焉而藁俱焉卽所手書雖勒鍾王未就固非苟然者其於稊文篤矣蓋深傷其志因發篋訂之稍脩飾爲十卷而署閩中郭子長集爲多閩中事非固限之也品僊及武夷不爲天下奇乎論劔及延津不爲天下寶乎乃子長於閩中則視此何如哉若夫哀蘭詞之悽惋水道書之綜核及傳記諸篇率往志未具皆關大義而切世教有功於閩中非淺鮮者矣卽請郡縣補祀狀善于揚扆先賢宜清議攸歸而藉重於俎豆矧有是集焉不益斌斌乎爰爲之鈐其未脫藁歸之于貢士藉以報馬公夫司馬班氏俱以子成郭氏之子蓋有良史才焉閩之僊靈劔氣雖鍾於人材多矣然飄飄凌雲而徹斗牛者其在於斯乎毋慮其藐然也子長中道之業可畢成而益不朽矣

中流一壺敘



往余在武昌親見觀察毛公方壯疽發背屬有  
澤宮之役不蚤治以物病悸久之桃源白博士  
士偉蜀仕族也三世病疽得禁方以起語云醫  
不三世不効豈謂是哉黔楚地故卑濕往往病  
疽而貴陽直指鄭公疽發於頸危甚徵博士治  
輒効至諸生編氓全活者以百數而大中丞阮  
公履楚旬日疽發于肩僉憲馮公亟遣博士往  
方行而問至馮公傷之乃籍其方布境內庶幾  
不脛而走四裔卽僻壤貧民猶然療治之耳夫  
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使聖人預  
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何恙不已哉博士  
以精博起諸生間王公大人莫不折節下之曩  
過武陵客署談十日自兵略象緯堪輿支離覆  
逆之數靡不中窾而尤深於養生之指其言曰  
易行周流訕信反覆則氣無壅而疽自不作豈  
倉扁所謂治不疾稱聖儒者等邪若博士可謂  
近之矣余先君東臯翁喜方術急人危厄甚於  
已私設先君在布筴當不後矣乃更署其書曰



天目先生集 卷之十三  
中流一壺示急也而泓然授梓用承先志云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三 終



